

我国绿色金融发展进入“深水期”

绿债发行连续两年领先全球，需在制度完善、产品创新、融资优化方面发力

■本报记者 王 林



根据非营利组织气候债券倡议组织(CBI)最新数据,截至2024年6月底,全球符合CBI标准的贴标绿色债券累计发行规模达到3.15万亿美元。全球范围内,绿色债券市场发展如火如荼,中国绿色债券发行更是连续两年领先全球。当前,经过十多年发展,我国绿色金融市场已经从“浅水期”迈入“深水期”,除了继续保持量质同增态势,还需要在制度完善、产品创新、融资优化等多个方面不断发力。

■中国绿债发行连续两年领先

CBI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全球绿色债券、社会和可持续债券筹资总额达到2730亿美元,其中,绿色债券发行量较去年第四季度增长43%至1959亿美元,预计今年全年绿色债券发行总额有望达到1万亿美元。

根据万得数据统计,截至2024年6月底,中国境内市场贴标绿色债券累计发行

3.74万亿元,存量规模2.04万亿元。仅6月,中国境内一级市场发行规模就达515.03亿元,二级市场交易规模达1342.44亿元。

今年1—5月,国家开发银行发放绿色贷款超过2000亿元,贷款增速高于全行各项贷款增速。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数据,截至今年第一季度末,本外币绿色贷款余额33.77万亿元,同比增长35.1%,季度增量创历史新高,其中投向具有直接和间接碳减排效益项目的贷款分别为11.21万亿元和11.34万亿元,合计在绿色贷款占比达66.8%。

气候债券倡议组织与兴业研究5月联合发布《中国可持续债券市场报告2023》显示,2023年中国在境内及离岸市场发行了总额为0.94万亿元(约1312.5亿美元)绿色债券,其中符合CBI标准的贴标绿色债券发行量约0.6万亿元(约835亿美元)。

尽管年度贴标绿色债券发行规模略有

收窄,但中国仍连续两年保持世界最大绿色债券发行市场地位,并与国际市场进一步接轨。具体来看,能源、交通等领域绿色融资占主导,社会责任与可持续发展债券发行只数创新冠疫情以来新高,可持续发展挂钩债券发行量则保持世界前列。

■绿色金融产品创新仍需加强

CBI指出,被纳入CBI绿色债券数据库的绿色债券数量占所有贴标绿色债券数量的比例从57.3%上升至63.6%,绿色债券发行质量与可信度实现双提升。

量质齐升的同时,产品类型也朝着多元化发展。6月6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与联想控股旗下铺程国际金融租赁有限公司签署了1亿美元“蓝色”贷款,这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首笔“蓝色”贷款,重点关注海洋和沿海保护以及增加清洁水资源的获取。贷款收益将支持供水和卫生等蓝色活动,以及能源效率、清洁交通和可再

生能源等绿色活动。

6月18日,中国银行发行全球首批共建“一带一路”可持续发展债券,规模合计9.4亿美元等值。募集资金全部用于支持可再生资源、可持续水资源与废水处理、可负担的基础生活设施、基本服务需求等项目,这些项目位于东南亚、中亚、欧洲和拉美等共计13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

“我国绿色金融发展如火如荼,但与之相关的衍生产品创新仍需进一步加强。”安永大中华区ESG可持续发展主管合伙人李菁接受《中国能源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目前,我国绿色金融产品以绿色贷款和绿色债券为主,其他金融产品如绿色保险、绿色信托、绿色融资租赁、绿色指数产品等多元化的产品类别尚不普及。”李菁称,“诸如绿债期权、绿色股指期货、碳期货、碳期权等对冲金融风险的品种,也还未推出。”

显然,丰富绿色金融产品种类,提高绿色金融产品质量,势在必行。李菁认为,金融机构除了为相关主体提供绿色金融相关服务,包括发行绿色债券、挂钩债券等,还应该积极参与碳市场交易,增加碳市场交易活跃度。“目前,碳市场交易活跃度并不是很高,需要券商作为中介机构,积极参与到碳市场交易中。”她说,“同时,还应该积极开发创新型碳金融产品,包括衍生产品等,随着产品多样性增强,交易活跃度也将随之提高。”

■推动碳市场和转型金融发展

全球范围内,绿色债券的“绿色溢价”

属性,使得其受到多方追捧。所谓“绿色溢价”,是指绿色债券以高于常规债券价格进行交易时两者之间的价格差异。

业内指出,因为绿色债券追求长期、可持续的收益,因此会进行多元化配置,这种可持续性自然带动了投资者购买热情,因为以同样的价格购买债券,绿色债券不仅获利更高,还自带绿色属性。

贝莱德欧洲、中东和非洲地区固定收益ESG投资主管戴维·奥尔克表示,在能源转型和气候行动推动下,全球绿色债券发行量将继续增长。同时,水泥、钢铁等碳密集型行业,也将越来越多地利用绿色债券为脱碳项目融资。

对此,李菁也给予了肯定回复,她对记者表示:“实现‘双碳’目标过程中,碳密集型行业主动优化产业结构、碳密集型行业积极低碳转型,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社会优化转型进行式助力实体经济稳定转型的重要举措。基于此,发展碳金融、转型金融成为加强绿色金融服务、支持市场主体绿色化、低碳化转型等可持续发展的新方向和新议题。”

当前,我国绿色金融市场经过十多年发展正在进入“深水期”,下阶段应该在碳市场、转型金融、绿色融资结构优化等方面进一步发力。此外,从发展初期进入深度发展期,我国绿色金融市场还应更加注重制度和标准建设和完善。

“目前,我国绿色金融发展存在标准体系不够完善的问题,这会导致核算、绿色债券发行、产品创新所依赖的基础不够明确。”李菁强调,“优化绿色金融标准体系是当前重点任务之一,强化以信息披露为基础的约束机制也尤为重要。”

光伏企业IPO之路不平坦

■本报记者 姚美娇



近日,深交所发布关于终止对祥邦科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审核的决定。招股书显示,祥邦科技是从事光伏封装胶膜研发、生产和销售的企业。今年终止上市计划的光伏企业并非祥邦科技一家。有业内人士表示,当前光伏行业处于周期性低谷,企业IPO变得愈发艰难。在此形势下,光伏企业还需进一步通过技术创新提质增效,增强市场竞争力,同时加快提高成本控制能力和风险防范能力,为穿越行业调整周期做好准备。

■IPO频频失利

今年以来,A股IPO市场持续降温,已有多家光伏产业链企业先后宣布申请撤回或中止IPO计划。例如,6月28日,深交所创业板官网显示,因中润光能保荐人撤回上市申请,该公司IPO已终止。同在6月,晶盛机电披露公告称,经与相关各方充分沟通及审慎论证后,公司决定终止分拆美晶新材至创业板上市并撤回相关上市申请文件。

此外,4月23日,深交所宣布终止儒兴科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审核,其保荐人已撤回上市申请;3月8日,深交所上市审核中心公布,终止对陆海新能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审核。

同时,也有部分光伏上市企业陷入退市风波。6月,ST阳光、ST爱康、ST航高等企业因连续20个交易日股价跌破1元/股而提示终止上市风险,其中,ST阳光已基本锁定成为今年光伏行业退市第一股。

光伏属于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业,在光伏设备投资和技术、产线迭代需求的驱动下,光伏企业需要投

入大量资金进行产线建设和更新。清晖智库创始人、经济学家宋清辉在接受《中国能源报》记者采访时指出:“在IPO受阻的情况下,光伏企业可能需要寻找其他融资方式,以支持其研发上的高投入,并留住关键的研发人员,以保持保持技术领先优势。”

■加强“造血”能力

在业内人士看来,多家光伏企业上市失利,与监管环境趋严以及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对企业生产经营带来的冲击有关。去年8月,证监会充分考虑当前市场形势,完善一二级市场逆周期调节机制,围绕合理把握IPO、再融资节奏,作出多项安排;此外,今年4月,沪深交易所发布《股票发行上市审核规则》等9项配套业务规则,其中,股票上市规则、股票发行上市审核规则等业务规则,明确强化严把市场入口关,提高各板块上市财务条件,进一步明确板块定位要求,强化财务真实性审核。

“今年以来,监管层从严审核未盈利的拟上市企业,要求其能够充分论证持续经营能力以及披露未来预计实现盈利的情况等。在光伏企业普遍处于亏损状态下IPO的确不是明智的选择。”厦门大学中国能源政策研究院院长林伯强向《中国能源报》记者表示,“在此期间,光伏企业想要存活下去必须依靠自身实力,通过强

化自身技术壁垒、降低成本、加强‘造血’能力,平稳度过下行周期。”

具体来看,当前多家光伏企业已经纷纷开启“补血”模式。例如,近期隆基绿能宣布拟发行不超过100亿元债券,主要用于满足公司经营需要、补充流动资金、偿还本息负债等。值得一提的是,这也是这家光伏巨头发展史上最大规模可转债融资。

■引导有序竞争

整体来看,伴随着产品价格一路下行,光伏行业正迎来激烈的竞争和行业洗牌,未来谁的现金流更充足、融资渠道更多,谁就更有希望留在牌桌上。“光伏企业在降低成本、寻求新的市场机会、提高自身抗风险能力的同时,也可以通过并购重组等手段,扩大其市场规模,提高市场集中度,从而在竞争中获得有利的位置,以谋求更好的生存与发展。”宋清辉认为。

宋清辉建议,政策层面需要进一步完善产业链综合支持措施,落实相关规划部署等,促进行业走上高质量发展的轨道。

7月9日,工信部发布《光伏制造行业规范条件(2024年本)(征求意见稿)》提出,引导光伏企业减少单纯扩大产能的光伏制造项目,加强技术创新,提高产品质量、降低生产成本。

整体来看,尽管当前光伏行业面临一定的波动和挑战,但今后整体发展前景依旧向好。一位光伏行业人士在接受《中国能源报》记者采访时说:“虽然光伏产品价格下降后,原来很多想做短线的跨界企业顺势退出,但在‘双碳’目标下,光伏产业大有可为,未来肯定还会有新的资金逐步进入整个产业。”

作为我国出口“新三样”之一的锂电池正走俏海外,出口表现十分亮眼。事实上,不仅产品出口量持续攀升,锂电企业出海建厂也在持续升温。近期,国轩高科、恩捷股份等多家我国锂电产业链企业正加快出海建厂的步伐,进一步拓展欧美、东南亚等海外市场。

在业内人士看来,在当前海外政策多变局面下,我国锂电产业链企业海外建厂机遇与挑战并存,要想扎根海外,应进一步提升风险预判能力,实现多元化技术布局。

■产业链协同出海

截至目前,包括宁德时代、孚能科技、亿纬锂能、远景动力、国轩高科、蜂巢能源在内的多家电池头部企业均已在海外投产、在建、布局电池基地。据高工锂电统计,截至2023年末,国内已有10余家头部锂电产业链上企业展开了海外制造基地的布局,规划产能超500GWh。

据摩洛哥政府官网信息,6月初摩洛哥与国轩高科签署一项战略投资协议,国轩高科将在盖尼特拉建设该国首个动力电池超级工厂,预计投资128亿摩洛哥迪拉姆,约合93亿元。

2月28日,蜂巢能源位于泰国的工厂正式投产,产品开始批量交付,泰国工厂将主要提供配备L600短刀电芯的LCPT电池包,预计今年将为当地客户提供超过2万套PACK电池包。

另外,孚能科技土耳其电池工厂的年产6GWh模组和电池包产线已于2023年3月投产,形成对欧洲、中东、非洲、南亚业务拓展的支持和辐射能力。

值得注意的是,锂电产业链协同出海已成为行业发展趋势。材料企业方面,6月18日,隔膜龙头恩捷股份发布公告称,拟在匈牙利布达佩斯投资建设第二期湿法锂电池隔膜生产线及配套工厂,主要开展锂电池湿法隔膜、功能性涂布隔膜的制造、销售等;湖南裕能也在近日表示,公司正在加紧推进西班牙年产5万吨锂电池正极材料项目的前期相关审批工作。

从技术实力上看,中国锂电行业已经形成技术先进、产业链完整、竞争力强劲的产业体系。目前,中国量产动力型锂电池单体能量密度可达300瓦时每公斤,储能型锂电池循环寿命最高超过12000次,处于国际领先水平。

“总体看来,目前我国锂电企业海外建厂进展顺利,上中下游的厂家都在积极出海,抢抓海外发展机遇。”国际智能运载科技协会秘书长张翔告诉《中国能源报》记者,出海建厂是企业进一步做大做强的有效手段,企业想扩大规模,就必须到海外拓展国际市场。“目前国内锂电市场竞争很激烈,产品价格也低,部分企业发展空间受限,而电池技术更新迭代较快,进一步拓展海外市场可以提高技术回报,实现利益最大化。”

■机遇与挑战并存

我国锂电池产业具有政策先发、产品先发、技术先发明、市场先发明、产业链先发明用的巨大优势。而欧洲在这方面处于劣势,并且在锂电上游原材料以及人力成本方面均存在不足。目前,例如Northvolt、ACC等欧洲本土电池企业起步较晚,尚面临产能低、无法按时交货等问题,无法满足欧洲本土巨大市场需求。

不过即便如此,近年来欧美国家仍出台了一系列针对性贸易保护政策。例如,5月,美国白宫发布声明称,针对中国车用锂电池的关税税率今年将从7.5%提高到25%,到2026年,非车用锂电池的关税税率将从7.5%提高到25%。此外,电池部件、天然石墨以及部分关键矿产的税率也将在2024—2026年间陆续提高到25%。

上述政策变化使得我国锂电池产品出口直面重重阻碍,在此背景下,即便资金支出较高,出海建厂仍成为趋势。

值得注意的是,锂电产业链企业出海建厂机遇与挑战并存,一方面,海外市场存在巨大的增量空间;另一方面,不同于国内建厂,企业出海建厂还面临着海外地区基础设施、审批时间长、文化差异等一系列挑战。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纪雪洪在接受《中国能源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我国锂电企业在海外建厂要熟知当地法律,以保障建厂的节奏。

■规避相关风险

我国锂电企业在海外不同国家的建厂方式不同,例如目前宁德时代、亿纬锂能等企业主要通过技术授权或合资的方式在美国布局产能。

在业内人士看来,中国锂电企业产品出口有望凭借海外建厂、技术授权等模式提升全球市占率。

在纪雪洪看来,在受到政策切换影响的情况下,企业采取一些变通措施是有必要的。“长期看来,我国锂电企业要掌握住主要话语权,以实现稳健经营。同时,不管是哪种方式海外建厂,要时刻关注海外政策变化,任何有针对性的规定都会对我国锂电企业建厂地点、方式产生影响。”

纪雪洪进一步指出:“当前市场发展、海外政策等仍有不确定性,不宜一次性大规模投资,在有系统性规划的前提下,要能够适应滚动式发展。另外,也可以考虑采取合资合作的方式,能够让当地企业享受到一些收益的同时,也能利用其在当地的资源为我国企业海外布局扫除一些障碍。”

“海外政策具有更多不确定性,我国企业应该抓紧时间加快出海建厂步伐,让自身优秀的技术实力尽快在当地创造更大的价值。”张翔表示。

锂电企业海外建厂劲头足

■本报记者 杨 梓